



▲清董邦达《苏堤春晓图》

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，植树造林的传统却早已 有之。从春秋时期开始，就有关于植树的记载。在如今的一些著名旅游景点，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种植并生长至今的古树，如5000年树龄的黄帝手植柏、仓颉手植柏，2600年的老子手植银杏，1300年的李白手植银杏等等。

历朝历代的诗人不仅喜爱植树，还留下了许多植树诗。其中，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和政治家，还是一位“绿化大师”。他曾在多地任职，每到一地都不忘植树，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。

### 凤翔东湖柳

嘉祐六年(1061)，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，这是他走上仕途后第一次赴地方任职。

24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太守的助手，可以说是春风得意。苏轼协助太守尽职尽责处理政务，体察民情，治理水灾，减轻赋税，样样干得都很出色。作为文人雅士，苏轼在工作之余常到凤翔四处游玩，饮酒赋诗。苏轼老家巴蜀之地，山清水秀，“吾家蜀江上，江水绿如蓝”。一人在外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好在城东有饮凤池，“入门便清奥，恍如梦西南”，每到此游览都有回到家乡的感觉，所以苏轼有了治理饮凤池的打算。

据《凤翔县志》记载，到任第二年苏轼就带领民众疏浚水池，开渠引城西北的凤凰泉水注入池内，在池中种植莲藕，在岸上栽植柳树，建亭修桥，筑楼成阁，并改名为“东湖”。每到夏季，湖内荷叶田田，莲花怒放，岸上亭台水榭，垂柳依依。苏轼在其《凤翔八观》中把东湖作为一景，写道：“蜿蜒苍石螭，蟠拏据湖心。倒腹吐流水，奔注为重深。清风荡微波，渺渺平无音。”

苏轼东湖植柳带了好头，后来历任官员、名人雅士多在此栽植柳树，作诗吟诵，岸边柳树成荫，枝叶婆娑，成为东湖一大景观。当地人称“东湖柳，西凤酒，姑娘手”为“凤翔三绝”。现在人们为纪念苏轼在东湖岸边立石碑一通，上书“东坡植柳处”。

### 西湖苏堤春晓

元祐四年(1089)，苏轼任杭州太守，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，与上次不同，这次是杭州的“一把手”。可是苏轼刚到任，就遇上杭州大旱，饥馑瘟疫一起发生。苏轼向朝廷请求，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，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，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。此时的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，杂草丛生，湖水干枯，葑田已占西湖之半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。上任第二年，苏轼上书朝廷，要求疏浚西湖。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“度牒”，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，花了20多万人工清除湖中杂草，挖走淤泥，并废物利用，用杂草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记载：“堤成，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画图，杭人名为‘苏公堤’。”

苏堤南起南屏山麓，北到栖霞岭下，全长近三公里。堤旁遍种花木，有垂柳、碧桃、海棠、芙蓉、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。每逢阳春三月，堤上绿柳如烟、红桃如雾，游人漫步堤上，看晓雾中西湖苏醒，岸上花红柳绿，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，心旷神怡，称之为“苏堤春晓”。苏轼有诗描写道：“我在钱塘拓湖渌，大堤士女急昌丰。六桥横绝天汉上，北山始与南屏通。忽惊二十五万丈，老葑席卷苍云空。”

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，南宋时这里为人们常年游赏的地方，尤其是清明节期间游人如织，成为繁华闹市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“东风二月苏堤路，树树桃花问柳花”的醉人景色。

### 定州东坡双槐

元祐八年(1093)九月，苏轼任定州太守。他到定州任职尽管仅有半年时间，却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业绩：整顿军纪、

疏通民意，引进稻种，整编秧歌，当然也少不了植树造林。

在北方的树木中，苏东坡最喜槐树，这种树木质坚实，枝叶茂盛，夏季花香满园，清雅宜人，严冬季节耐寒抗雪。苏轼曾有《槐》诗云：“忆我初来时，草木向衰歇。高槐虽经秋，晚蝉犹抱叶。淹留未云几，离离见疏荚。栖鸦寒不去，哀叫饱啄雪。破巢带空枝，疏影挂残月。岂无两翅羽，伴我此愁绝。”

正因为苏轼喜爱槐树，他在定州文庙前院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。这两棵槐树东西并立，历经近千年而不衰，被称为“东坡双槐”。春夏时节，枝繁叶茂、浓荫蔽日，茂密的树冠直径都在10米开外，似两个巨大的绿色伞盖，阵阵槐花清香时而袭来。居东者树根凸露，如巨大的龙爪匍匐于地，躯干粗大，五六个人手拉手不能合围。居西者躯干分裂成板条状的两部分各向东西，中空，七八岁的小孩在里面可卧可立。《定州志》记载，“东者葱郁如舞凤”，“西者虬枝如神龙”，因此又叫“龙凤双槐”。

2014年国家森防总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“美丽中国——人文古树保健行动”。按照“外观形象奇特、历史积淀厚重、应用前景广阔”的标准，从征集的众多人文古树中遴选100株，作为国家级人文古树保健对象。“东坡双槐”成功入选“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”。

### 植松三万悼爱妻

元祐元年(1086)，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。他的朋友贾訥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，苏轼作诗《送贾訥倅眉》：“老翁山下玉渊回，手植青松三万栽。父老得书知我在，小轩临水为君开。试看一一龙蛇活，更听萧萧风雨哀。便与甘棠同不剪，苍髯白甲待归来。”

“诗中提到的“老翁山”即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，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。苏轼委托贾訥看顾父母、妻子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，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。“手植青松三万栽”正是20年前安葬亡妻王弗时所栽，此时应该是枝干盘曲，郁郁葱葱，发出阵阵松涛了。

至和元年(1054)，十八岁的苏轼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。王弗贤德温淑，侍亲甚孝，是苏轼的贤内助。二人婚后情深意笃，恩爱有加。王弗在治平二年(1065)卒于京师开封，葬于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，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。王弗去世，对苏轼是巨大的身心打击，成为一生之痛。苏轼满怀深情撰写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，表达了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。他在结尾感叹：“呜呼哀哉！余永无所依怙。君虽没，其有与为如何伤乎？呜呼哀哉！”心情沉重的苏轼为纪念亡妻，在墓地的山岗上栽植松树三万株。“三万株”虽是虚指，也可见苏轼在山上栽植松树规模之大，松柏青翠满山岗，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，寄托着浓浓的哀思。

熙宁八年(1075)，苏轼来到密州任太守，这一年正月二十，一个冷清孤寂之夜，他梦见了爱妻王弗和山岗上茂密的松树。醒后，苏轼回想梦景，往日与妻子恩爱的情形历历在目，他不禁泪湿衣襟，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《江城子》。此词情意缠绵，字字血泪，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。词的下阕记述梦境，抒发了苏轼对亡妻执着不舍的深情：“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：明月夜，短松岗。”全词思致委婉，境界层出，情调凄凉哀婉，成为悼亡诗词的绝唱。

### □钟山

在近日热播的《但是，还有书籍》(第2季)中，镜头记录的第一位主人公是98岁的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，这位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老人一辈子“泡”在图书馆，被誉为“古籍活字典”

纪录片中呈现的沈燮元的一天，是他退休30余年来 的一个缩影：早上7点半出发，换乘两趟公交车到达南京图书馆。除了雨雪天气家人担心路滑不让出门，他几乎从不缺席。沈燮元说：“我一辈子未脱离图书馆，我不能离开图书馆，刮风也来，下雨也来，像鱼跟水的关系，我等于一条鱼在图书馆里游，如果脱离图书馆我要死的。”

沈燮元，1924年出生，江苏无锡人，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。这所学校初建于1920年，创建人是 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担任该校教务长。这所学校仅存在三十余年，规模不大，但办学别具特色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和研究对象，特色课程为以经典书籍为题的选修课，培养出了一批学有精 擅的专家。这也为沈燮元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。

作为国内版本目录学领域元老级人物，沈燮元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。1955年沈燮元进入南京图书馆工作，一直从事古籍整理研究。1990年，著名古籍版本学家、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曾为沈老写过一副对联——“复翁异代逢知己，中垒钩玄喜后生”，堪称对沈老在版本目录学和黄丕烈研究两方面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善本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宋代，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。宋代以后，由于雕版印刷业繁荣，同书异本的现象比较普遍，版本目录对学术研究、整理古籍及版本学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。沈燮元曾说：“确定哪一种版本，谈何容易，四个字：博闻广记。”通过观察行格、避讳、刻工、纸张、字体、印章，他能够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。

作为专家，沈燮元参加了2012年备受瞩目的“过云楼藏书”鉴定会。在古籍善本的收藏历史中，“过云楼”注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作为江南著名的私家藏书楼，苏州过云楼有“江南收藏甲天下，过云楼收藏甲江南”之称，经过六代人150年的传承，其藏书集宋元古槧、精写旧抄、明清佳刻、碑帖印谱800余种。2012年6月，一场备受瞩目的拍卖会在北京举行，匡时春拍“过云楼藏书”经过八轮紧张竞拍，被江苏凤凰传媒集团以2.162亿人民币(含佣金)的价格拍下。此后虽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欲实施“优先购买权”，最终由于南京图书馆与凤凰传媒的联手，国家文物局裁定其“出自江南，理应回归江南”才平息了纷扰。

当时南京图书馆专门召集了过云楼藏书鉴定会，特别邀请北京、上海及南京的全国古籍界鉴定权威李致忠、陈先行、杨成凯、沈燮元等，对南图四分之三过云楼

藏书进行全面、系统鉴定。沈燮元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过云楼藏书之所以那么珍贵，首先在于藏书中很多都是孤本，世界上独一无二，尤其是宋代流传至今的古籍更是难得；其次，过云楼藏书非常神秘，150多年来有关过云楼藏书的研究非常稀少；再次，过云楼藏书的完整性也是其他藏书没有办法比的。

除了鉴定古籍善本藏书，沈燮元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购书，南图有数千种珍贵古籍是经沈燮元之手购入的，包括北宋《温室洗浴众僧经》一卷和辽代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一卷，这两部珍贵古籍均被列入“南图十大镇馆之宝”。

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是辽代和尚琼煦为辽圣宗耶律隆绪岳母祈福所制，用金箔研磨的颜料缮写而成，有千岁“高龄”，学术价值极高。据沈燮元回忆，“几十年前，有一回我们得到消息，上海一个私人手中有珍贵古籍出售，赶紧就去了。到了那里，见到一卷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是辽代的写本。因辽代禁书很严，辽代的刻本流传到今天的都堪称稀世珍宝，写本就更少见。到了卖家那里，一见到东西，不跟他讨论，不讲价，赶紧买下来。要是一讨论一讲价，那卖家就可能不卖了，或者抬价了。关键时候，就需要有充分的版本知识和判断力。”
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纂工程也凝聚了沈燮元相当多的心血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程启动了。这项工程前后搜集全国各图书馆、博物馆等七百余个单位13万部古籍善本目录卡片，由40名专家整理汇编，沈燮元就是其中之一，担任善本书目的子部主编。据古籍专家沈津回忆，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，一部书就是一张卡片，整个编纂工程涉及数百个图书馆、博物馆上报的古籍目录卡片，其间要一一核查卡片的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以及各项的著录是否正确；此外，各单位提交的卡片规格、体例并不一致，这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不便——在没有计算机、无法智能检索的条件下，专家们只能凭借自身学识，“人肉”甄别。

完成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编纂工作后，沈燮元已经到了退休年龄，他没让自己闲下来，而是继续因编纂工作而中断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题跋集的整理工作。黄丕烈被誉为“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”，最爱写跋，经他评过的古籍大都价值不菲，“黄跋”也因此成为一个专有名词。沈燮元希望能整理出一本更翔实、准确的黄丕烈题跋集，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更完整的检索版本。

在纪录片的末尾，沈先生面对镜头说：“搞这个东西，有兴趣的事情就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多的东西，我就想书，所以没遗憾。人家讲你要活到一百岁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说我不想活到一百岁，我就告诉他五个字‘过好每一天’！”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徐静 美编：陈明丽

投稿邮箱：  
qlwbxujing@sina.com

【短史记】

## 苏轼的植树情结

□郑学富